覞齋詩談

家學堂遺書二種序

士君子上下千古必有不可磨滅之識不被前人瞞過然後能獨出手眼以自成一家之言此不特評論詩文爲然也即以詩文而論劉彥和之文心雕龍司空表聖之二十四詩品爲論文評詩之極則後有作者莫之或先余幼服膺二書旁証諸前輩之緒論罕能出其範圍者膠西張親齋先生以名進士敝屣一官潛心典籍同里黃山法方伯詩文圭臬先生往復論議有針芥之投晚年著述等身藏弆未出方伯公文孫斿原中翰好學深思篤念世好手自排纂付諸剞劂寄余於京邸獲覩

談詩論文二册洵所謂獨出手眼有不可磨滅之識者余嘗歎山左多才而表章遺軼使必傳於後如漁洋之於念東濟武東村蕭亭及今雅雨於桑梓諸名宿皆卓卓可稱道旂原年未懸車早遂高蹈瀹茗焚香杜門却掃獨能於鄉邑先型搜奇抉奥得其用心用筆之所在以為藝林標準詞壇鼓吹王前盧後不愧嗣音可以為難矣近又刻覲齋詩選聞家學堂卷帙繁富旂原或次第開雕余將陳乞歸田文章結習老而不忘倘郵示新編用代隴梅之寄則三十六陂春水二十四橋明月當於此問津焉有不禁低徊神往也已乾隆庚辰秋九月

江左程盛修題於京兆之敬事堂

家學堂遺書二種序

先生以名進士高隱不仕所居距先大父方伯公黃山隱居僅十餘里嘗以詩文請政以故與先贈君論世好相友善每過訪輒娓娓話古今事間及詩文得失意必絕俗語必遵宗相與較刊黃山詩留十六卷行世余童時侍側見其意氣揮霍風裁浩落迄今猶縈縈於心目中也歲庚子余丁外艱後過事嘗策蹇相問先生述舊德相勉勵亦傾出如恐不及會貽齋聯云家有薄田堪奉母門無熱客都緣書三世交誼從可知已後余徙居墨水承之薇垣先生亦旋歸道山生平著作鍵之室中

將來付梓今歲春杪得晤先生文孫菊庭兄弟知先生所著家學堂詩古文雜著凡四十餘册長夏無事假借讀洵洋洋大觀也哉因思余家與先生投分最深欲代鋟以垂永久而綿力不能全刋僅擇親齋詩談論文二種先付剞劂其餘卷帙繁富仍爲名山之藏吁神龍出没得其一甲一鱗而全體可思矣况珠光劍氣豈久於沉埋者耶昔乾隆戊寅菊月同里通家眷世姪法輝祖旂原氏頓首拜誌

余自乙卯從招隱楊先生遊其言曰非質之於古人學問不正非衆之於時人識見不開奉之惟謹始而讀久則思思而有得則記之冊上歷十餘年乃敢評次古人之詩潛心密詠必盡吾心乃已庚午辛未間李伊村高豐陽趙初筵先後學詩謬謂余得楊先生之傳多叩就使言或口道所以或手札相答或鱗次於肄習破書中長短多寡不復記憶頗聞伊村手記吾言久未索觀庚寅初秋余以事如州與伊村居甚久一夕出所記貽余子何不擴充刪定使成一家言且以示後生余唯唯心通闊之若隔世語時復思省亦自有不忍置者但被

時見聞未廣折衷未定其缺漏尤多携之山中侄弟若于應試去日對兩頑孫意不自聊蒐所讀殘書十餘種奇零瑣屑撿過輒忘者莫可紀苟有會心則皆吾師之意也且可採者不必盡服從矣間有辨駁糾正藉爲證據發凡要之有當於詩其言雖鄙實準乎理者近是乃合伊村手錄纂二百十四條刪而存之以備遺忘若曰成一家言爲學者法則吾豈敢嗟夫身既老矣俯仰增悲後有好學深思聞余言而有感當不啻面談焉耳時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望日山南書隱老人張謙宜六十二歲自識

親齋詩談目錄

絸齋詩談卷一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統論上

詩品貴清運衆妙而行於虛者也譬如觀人天日之表龍鳳之姿雖被服袞玉其丰神英爽必不溷於市兒若乃拜馬足乞殘餚卽荷衣蕙帶寧得謂之仙人耶由斯以談清在神不在相清在骨不在膚非流俗所知也

初唐人作詩先不作態所急者筆勢飛動通體勻圓意不求爆露故味厚思不尚刻削故氣渾字句不求奇譎故品高藻采不用繁碎故色雅當其格正調和泰然自

得雖平不避雖樸不琱從容酣適而中涵外潤成一代之冠冕此豈矜才使氣者流能窺其涯涘哉雖然持之愈急即之愈遙辨之極嚴犯之甚易必也養蓄深純久久蛻骨伐洗精密隱隱返真綺麗沉博要歸穩愜磬控縱送多關其天亦庶乎有偶合歟

詩家不許於詩中談理亦有所見蓋理由我運則操縱如意或虛或實或大或小隨其識力所到變滲隱見於語言外者皆詩之根也若以我聽理并十成死語不敢示非陳陳相因者不敢言自是根本膚歷酸腐油膩之病發聲一時雖澡洗頻加舊性難改順口而成依然故態

士其於詩也愈遠愈支不可救藥矣且古人文章各有體裁若今詩專主於理不主於比興風雅即何不爲有韵之四書五經而須后人之叨叨嘐嘐耶况善談理者不滯於理美人香草江漢雲霓何一不可依託而直須仁義禮智不離口太極天命不去手始謂之談理乎願與主持斯道者共商之

文章名理世鮮兼長詩非不要理只是人不能於詩中見理耳理無不包語無不韵者三百篇之雅頌是也不必以理爲名詩妙而理無不逼者離騷以訖漢魏是也但求詞佳不墮理窠者兩晉六朝以訖三唐是也祗求

理勝不暇修詞者程朱邵子輩是也風氣日下得一層必失一層若天限之生古人以後者何處下手

詩中談理肇自三頌宋人則直洩道秘近於鈔疏將古法婉妙處盡變平淺反覺腐而可厭

人生喜怒之感不可畢見於詩無論一洩無餘非風人之致兼恐我之喜怒不合道理不中節處多有乖正道耳

詩貴和平者何也凄厲陡險一瀉而盡覽之可咨咀嚼索然故學者必須涵養渟蓄令其深厚含洪非叵測厚豈包皮審之審之以古爲則可也

人多謂詩貴和平只要不傷觸人其實三百篇中有罵人極狠者如胡不遄死豺虎不食等句謂之乖戾可乎蓋罵其所當罵如敲扑加諸盜賊正是人情中節處故謂之和又如人有痛心便須著哭人有寃枉須容其訴如此心下才鬆額故謂之平只這兩字人先懂不得又講甚詩

無興致不必做詩沒意思不必做詩無實意實事不必强拉入詩如未老而言老不愁而言愁無病而言病皆是大忌

詩要老成郤須以年紀涵養爲漸次必不得做作粧點

似小兒之學老人且如小兒入學只教他拱手徐行不得跳躍叫喊其天真爛熳之趣自不可掩甫弱冠則聰明英發之氣溢於眉睫壯而授室則學問沉靜之容見於四體艾髮已後則清瘦蕭散無所不可然皆有全副精神自少而老不離軀幹不然則似臃腫老樹壘砢頑石耳

詩要老辣却要味道正如美酒好醋於本味中嚴烈而有餘力然若者自苦酸者自酸不相假借處各有本等大約老字對嫩字看凡下字造句堅緻穩當即老也辣字對擅字看凡字句中不油滑不猥瑣不卑靡不甜熟

即辣也惟洒落最近辣逆鼻傷人螫口不可近者正不得援辣以自解老字頭項甚多如悲壯有悲壯之老平淡有平淡之老穠艶有穠艶之老今匠人以竹木之成就者謂之老以此思之可也

詩學要博却不許穕詩學要專却不許急記之記之

詩要刻入久乃養至渾成處詩要鍾煆久乃存入空清處菳刻入者欲其透鍾煆者欲其穩耳

深不得鈎棘淺不得浮油宜於中間思忖

詩須靜處吟境靜則心靜靜便不好也有可取不靜便好也有可議

詩貴蘊藉正欲使味無窮耳○二字之義亦當知古人衣中著綿謂之蘊言其中有物也圭有繅以承之彩如木版以五采絲纏之言其外加飾也人以蘊藉稱謂其儒雅風流也

詩尚平淡平淡正其絢爛處如丹砂白玉本色自不可掩

詩要溫雅却不可一味偏嗜窠臼連筋骨都浸得酥軟便不是真溫雅矣

詩要脫俗須於學問之外仍留天趣爲佳如美桃熟至八分微帶青脆甘酸此爲上品若至十月中旬肉如爛

醬一味甜俗不足嘗知味者品題矣

詩得性情之正者亦須有冷味乃妙如三百篇淸廟明堂之作其嚴肅堅凝處皆冷也

鏡中影葉底花此掩映之象

詩有以澁爲妙者少陵詩中有此味宜進此一解澁對滑看如襪玉爲山終不如天然英石之妙

詩文琢鍊只要上口爽亮○詩鍊家常字句不妨但要氣力充足

作詩要力足氣充搏鍊就少一句不得添一句亦不得方是妙手

詩只要情眞有議論何妨唐人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是否議論請下一轉

沉著非一路有因境而得有緣思而成及其得手未有不浩瀚淸明者河身衝刷泥沙便是沉著之象

佶屈聱牙噞澁支離非高古也韻趣天然從容飄緲脫盡皮毛直溯本根此之謂高古耳

眞見其故能發得出不拘常格此是豪放若作怪變離奇襍不倫此是放肆非豪放也杜陵渼陂麗人諸篇是好樣

胸中無書腕底無力不得藉口淸奇自掩其短

委曲之文須有聲有色有力有韵

生膩則當洗有物方可鍊凡所讀之書其菁華香澤炙而滑滋洗之勿令迷性前民雅字再加鎔鑄用之自然如意然不得過火無節致生別症

意渾則味長意露則透快而味短○硃砂之未破者謂之渾琉以其精力凝結也又如菓之皮肉核仁汁水香味尚在一個時亦謂之渾

含蓄二字詩文第一妙處如少陵前後出塞三吏三別不直剌主者便是含蓄机到神流乃造斯境

所謂疎楚天然率真才用意便是假如山間林下人自

與朝市衣冠别此隨人地步看不必摹仿

飄逸者如雀之飛如雲之行如蓬葉之隨風皆有大力斡轉于中若徒於字句摹擬其似是而非處多生弊病

古人胷中道理雪亮更無障蔽滯礙處不沾沾俗情所謂曠達若一味頹墮便是沒打煞人豈得謂之曠達

流動者生機不息自然運動大而天地小如文章未有不流動而能久者流動之根却在心神秘妙中轉掉非人力所及也

所謂冲淡此性情心術上事不洗自淨不學而能若勉強作冲淡語似亦是僞何況不似

虎邱山下茶館江寧城裏古器鋪乾淨絕無點塵陸離光可奪目此正是俗處

人須是未結想未落筆時有個意思了才講風雅若止向冊子上取脂粉胎骨不佳終要壞落○凡摹古人當似其神去其秕

學者涉筆有與古人相類者此等不是著意學意思高氣格老偶一似之耳

凡人才力學識無有不偏者要須早自覺悟時爲補救設若喜壯麗一路久之必有粗厲底病當以溫雅濟之喜澹遠一路久之必有枯瘦底病當以英華濟之然須

按類增益不得向鰒魚鍋內煑狗肉

凡物之精者必變如磁器之化爲觀音犀帶之紋如壽星此皆天地英華鬼神秘妙不可思議即如詩家臨摹老杜豈少名手然食生不化反受其累惟煉我氣力熟彼法度久久皮毛落盡髓液獨存可以獨成面目究竟不攺本原任㨾九化汁總是一般○三春花柳歲歲更新却不是另有一般顏色此處須參

今人所指爲盛唐者俱是襲取皮毛所以愈似愈遠學成也是副面具須得其精神之渟滀心思力量之厚薄大小手段本領之高卑淺深知其所以然而捨肉取髓

庶幾得之若秖是牽文拘義畏首畏尾一題到手不入分毫以爲留無盡味企最上乘眞埋沒生機死於句下雖博學多聞轉增魔障耳

古人詩有看似平鋪而轉折多波瀾大使人尋味無窮能留心於此筆墨自添光景

蜀王孟昶有吳道子畫鍾馗一軸用大指抉鬼眼嫌其勁拙命黃筌改中指一月不進呈已而另畫以獻問之對云吳畫精神盡在大指臣畫精神盡在中指故不敢妄改耳凡詩文作者注意某一處某一字其通篇力量焰應亦必趨此一路學者不可不知

古人詠一物必不肯板直鋪敘故用跌宕斷續生出波瀾

作塡色蜡花詩須不撿意如米家山墨點迷離中石理宛然若止是一片墨暈夫誰不能

詩不範古澤面目近傖然死於古貌古粧又近於伶人唱曲啼笑雖接板眼痛癢不關眞心畢竟是戲不是實

詩可傳世者必從杜來然此中要自有辨杜詩不要討好處是他籠絡萬有之量後人極力討好處只是打成一家之才界限差多

楊戩夏先生教以勿學選體恐令汝鈍勿死效杜法恐

令汝粗勿便襲初唐恐優孟舉措終失其眞又曰漢魏之所以獨步者情摯耳大家之所以過人者正由於修詞無痕世反以不修詞目之誤也

詩有因病而得貴者如犀之通天是也然病處究不可學

柟瘦如繡犀角通天人之所珤正在病處犀剜爲帶瘦瑑爲盃曷嘗不獲重價而天生美玉明珠又不如是人若學其病處不得反另成疵纇則誤之誤矣

珤物出脊用之在人緞店中忽出洋錦火浣珠肆內購來鞢韐珊瑚只可爭奇壓市不能販賣流通珤物出手

依舊空拳爲之奈何

靈芝之生於石上者光潔無渣生於草木間者必附朽壞芟除滌濯在所不免但須高手留其態韻耳選古人詩下辣手正滌潛發古人

詩耑諧謔固爲道然亦有老境頽唐寄慨遙深者不妨存其雅趣其倘至恣肆於律韻之外恐令後生藉口者斷在剷毀

文人好談諷議蔓生并是怕人說我不會强作解事率易欺飾之詞食肉不食馬肝似乎無妨寧令人笑爲傖父何勞勉作鄉愿

今人之詩句裏字外更無些物事只是顏色和成故看來不生動

凡情語出自變風本不可以格繩勿寧少作○情太濃便不能自攝入於淫縱只看李義山春蠶到繭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之句便知

唐人方于有句云物外收羅歸大雅毫端剪削有餘功此則談詩妙訣也司空圖亦記其兩句云近而不浮遠而不盡此八字金針

貂璫禹有言覓句者若掘得玉盒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皆唐人論詩之高者焉得謂作詩而不

談詩

有筆力人用事亦不為所累○凡讀書都要爛成漿化成汁順手點染全非陳物乃是高手一氣運掉挈轉如意故事湊筆也厚厚堆起與本意絕不相關者强搬故事也

詩用經書成語是佛魔關一有不妙喪身失命矣正不得借口唐人也

用奇字奇語全要有配有襯不則似乞丐破帽上嵌夜明珠

昔在都訪方朝初叩其所傳云弱冠時在蜀中交石泉

羅翁教之曰門戶一差終身難返凡詩正面無多當從四旁渲染余歎爲知言

昔與畢季朗共好櫟園詩其實彼時讀書少才見一雅緻手段便推爲極顛摹仿不休閱歷洊多然後豎起脊梁大開眼界胸中別有一見解記示後生勿隨人脚根須自有本領方可聆音識曲本領何來先明道理虛心博學而已

歷下竟陵雲間西陵各有盛時學者摹擬聲響摭拾粉澤皆假也其或名譽已著年齒已尊以改塗折節爲羞所以因循坐廢不知豪傑各有性情宗匠自具鑪錘不

必盡摹古欵器成自是可傳如宣盤倭刀是也
公安竟陵總是一派本欲救王李之穠艷然橄欖岕茶
不可以養生故其教亦多生病痛

覩齋詩談卷二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統論下

古四言之難學其艱嗇既失其和平學其平雅又傷於繁蕪求其字峭句着眞氣浮動未見其人

四言詩不必作即嘔出心來也難到漢人境何況向上

詩學三百篇凡有數難性情不調適一也氣骨不堅定二也吐詞欠蘊藉三也斷鍊欠精密四也體製難恰好五也幸而得句未必通章似之幸而成章未必連篇勻稱設色則浮艷用意則淺薄艱深必拗意平易必庸膚

故問津者千百中無一二焉

三百篇後皆風也雅頌之實久亡漢之樂府唐之應制無當於雅頌其德薄而事左不可勉强

周德實有可說說來人便信如漢之夫婦君臣父子兄弟不可說者甚多只是別撰一種言語其古奥亦僞耳

漢之樂章如房中天馬諸詩無祖宗積累之實仁漸義摩之功而徒爲博麗閎詞何益乎雅頌之不可及豈獨其文盛哉

凡不可唱非樂府也如唐人絕句今已無能唱者况漢詞乎無其實何必擬作後人摹仿他聲調如炤內則做

八珍作料火候俱不是未必可食
擬樂府甚難須令音調節奏用古人之遺法情事委曲
寫自己之悃愫方妙
孫月峯云樂府貴俚亦不盡然如漢代房中諸曲博奧
爾雅豈得云俚惟民謠里唱時有之然亦須鍊到
里語不妨入樂府但要鍊得雅李大村秧鼓詞是如此
樂府主於痛快淋漓若以悶木不盡言為上先不知古
今之變已
古詩與樂府分界只是動氣靜氣之交
唐人如昌谷樂府真是當家若李于鱗之樂府則是造

贗鼎手不足爹珍○騷學不深者莫悲昌谷派恐學他

一片黑暈耳

樂府題解已有耑刻須買一本常看方不會錯

選體如盛世士夫精神肅穆衣冠都雅詞令典則所以

望之起敬後來者各換粧束各打鄉談不妨自成一家

全無太平寬裕之象雖韓杜諸公亦望而却步

選體凝而不流全在精神收斂意思深沉不然亦是死

胚

選體詩全要典重深厚須以學力勝捏腰撐鐵者遇此

必不支

古詩如厨人作清湯重料濃汁以香蕈滲其膩鯉魚盦助其鮮其清如水滋味深長

古詩寫景如寫意山水林木水石不須細細鈎勒星宇人物不須瑣瑣描畫然須一氣磅礴中著厚渾成當於此等處會心

詠古體取古事而諷喻已懷不露聲色議論爲妙然亦有用議論而妙者

七言古須如獅子出入山中行常不發怒也須有千斤氣力在

七言古須有峯巒離奇烟雲斷續之妙

古人長篇勿徒學其敷演須於轉折接落處求其換手法又須求其處凝聚其處盤旋其處關鍵攔截此上乘法○長篇布置之妙正以錯綜變化爲上

戴夏先生云孔雀東南飛極長龍洲無木奴極短須看成一副機軸方可談詩此話至今不向人說若要知只去熟讀了再想一一說破便厭鈍了人

謌行亦論品格不得專以豪壯括之

換韻不接韻自唐人以來多有之畢竟先接一句是○

換韻處須令陡健

換韻不頂韻古多有氣味却要灌注界劃尤須分明

句句下韻太陡不得太漫不得陡則暴漫則弱

隔句用韻三句一韻碑誌中用之爲宜詩則不必

通首五言著七字一兩句收便是七言古詩自唐已矩

此例再申之

楊鐵夏先生最不喜人效長短句恐其碎且軟久則近

於塡詞也

七言六句古詩妙在上四句說盡題意更添不得

五言律須字字如渾鐵打就力大於身

五律一團筋力又須有弦外傳音之妙

客問結撰之秘答曰一篇全在起結著力起欲如簇鶴

擘天結欲如盤弓勒馬

起法之陡健者其勢自紆徐足以函蓋通章

凡起句須韵須令寬裕流行下意可接

凡詩起得突直須用婉秀語承之即月峯所謂節奏也

結句令人往往離根蓋自五六轉處不會豫留七八地也此訣要細心玩味

好詩只在布置處見本領不然便成四副春聯

做詩無別法但令虛實顧盼首尾蟠結中間行吾意處不漏不浮而已氣纔高便以粗豪爲壯偉心太低或以卑弱爲淸眞當細辨之

七言律鉎欲韜藏巧須貫串造勢固貴經營相機尤當詳審大約以古爲律俗艷方得脫落

七言律全要眞體內充大用外腓

七言拗格越要煅煉足精力勻

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此宋人口訣也

詠物貼切固佳亦須超脫變化宋人猩毛筆詩生前幾緉屐身後五車書芭蕉詩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非不恰肖但刻劃太細全無象外追神本領終落小家證諸杜陵詠物方信乎言不謬

杜詩詠物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如苦竹便畫出

箇孤介人除架便畫出箇飄零人替劍死馬又居然是英雄磊落氣槩如錙鑿塑東岳位下一丞相見魏徵遺貂而後就皆是一種道理

仇滄柱云不離詠物却不徒詠物此之謂大手筆此言極當凡試物以自況處皆作如是觀

和韻之法須用自己意思管領首尾一氣勿帶應酬俗套押韻貴渾成妥確開闔點綴務與本章機扣相通又要與和人之情暗暗關會非熟後不能非由紬爛歸於平淡者不知

平仄勾帶為正格前錯後合為拗格相間到底為流水

格字調全拗爲仄體唐止有此四派論仄體王不如杜之健然少陵粗處王却能淘汰

唐人詩格不一有平分者有遞接者有上二句下六句者有上六句下二句者論文已言之

少陵五言律或上三字下二字成句或下三字上二字成句上一字下四字者時有之又有上下平分二字以中間字貫下者尤妙七律或上四下三成句或上三下四成句又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有上二字下三字以中間二字貫串皆不害其爲一氣章中必錯落互用始以無并肩之病

原排律立名之意自取排宕排闔之義一物一事必換意分層以盡其致塡砌典故點綴浮艷非詩也排律之有應制應試又自一派謂足以盡詩之用誤矣以格律過嚴繩檢太拘雖三唐高手爲之未能淋漓滿志說者謂詞取頌颺體取駢儷以餖飣目之亦未得其本旨者揭其大法不離乎起承轉合卽以十二句言之二句起四句承四句轉二句合此一例也或用四句起二句承二句轉四句合此一例也或通體鋪敘自以淺深次第湊泊成篇無起承轉合之痕而法自行乎中又一例也應制體未必獻箴古人多如此盖本之雅頌

作排律局要闊大思要綿密次第中有總分串遞之法方爲當家

凡百韵或數十韵長篇必有過脉大約一句挽上一句生下此文之筋也無此便聯絡不上但用之有明暗曲直斷續飛黏之不同耳排者開也一意分數層一事分數段須依法逐節說去方飽滿流動若沒頭沒眼堆砌字句便不成章後學戒之

五言排律當以少陵爲法有層次有轉接有渡脉有盤旋有閃落收繳又妙在一氣

七言排律杜陵集止有三首其難可知一是句長髓不

滿一是調緩骨易酥

絕句不要三句說盡亦不許四句說不盡

七言四句總要一意一氣而起承轉合之界各自井然

絕句一句一轉都是四句只成一事著重尤在第三句一轉方好收合雖只四句與律法無異意不透不妙意已竭亦不妙上二句太平振不起下二句下二句勢高恐接不入上二句用力要勻如善射者之撒放左右手齊分始平耳法莫備於唐人中晚尤妙但不當學少陵絕句彼是變格太白則聖手矣

絕句之有宮體大約皆文人憂怨託之於女子貴乎婉

而善怨悽斷傷心溢於楮墨之外其用古事古器用服飾宮殿樂器當以類合淸廟之鼎鐘不可置於房闥帝后之冠服不可施於婢妾愼之愼之漢唐事類畧相似然不可雜用且如舞馬登牀此唐明皇事若上句用漢武驟娑宮下句不得言宮中舞馬以有此宮時無此戲也又如同一宮殿有聽政燕閒之不同即不可混用以宮嬪不得至外庭也

竹枝詞此樂府之一部又與宮詞不同意取諧俗調宜鮮脆然俚有媚趣質帶潤色爲佳唐人尙有矜貴意元宋則街談矣此中分際非當家莫辨也

五言絕句短而味長入妙尤難惟師唐人之上乘者庶幾得解

或問詞曲源流予告以離騷爲祖漢樂府爲宗遠晚唐之綺麗已至末流宋人以淺語寫情巧思鬭捷加以金元之踵事增華一變爲套數再變爲院本三變爲南曲而香艷柔脆之致極矣但其措詞必以男女失時抑鬱哀怨爲主雖可以悅耳實足以蕩心學者勿效爲是

絸齋詩談卷三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學詩初步

後生學詩急宜講者氣骨耳譬之人氣稟自先天骨成於壯歲勿容强也而學者有移氣移體之說則涵養宜豫也今進農夫於前脫其蓑笠攝以衣冠則卑弱不能稱進書生於前加之袞冕紳珮必忸怩汗出而不免失措其氣骨不足以充之也古之人如杜子美之雄渾博大其在山林與朝廷無以異其在樂土與兵戈險厄無以異所不同者山川風土之變而不改者忠厚直諒之

志志定則氣浩然則骨挺然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實有其物而光怪熊熊自然溢發少陵獨步千古豈驕人香草高士清操而已哉其時元次山高古渾穆有三代之遺風韋蘇州冲融楙茂得陳子昂之精神此二子者并駕互參非太白浩然拘於清態逸韵者所能頡頏也讀書不奮臂大呼單刀直入見血吸髓徒衙詩家一定之評未有能得力者也故吾之論詩與他人不同吾嘗與高大將軍語囑曰君輩慎勿談兵非身歷行伍九死一生豈知此中消息噫吾十三學詩今五十五稔矣刀痕箭瘢徧體鱗皴然後敢爲後生言若夫小

巧細步沾沾自喜以笑傲烟霞爲仙都放浪跌宕爲蠟蛻此虎邱詩酒之場烏睹夫泰華之峻江海之深哉有志者其勉乎哉

造意是詩骨故居第一然意有雅俗直婉淺深順逆續斷之不同何可不審且如遊山看花本是雅事故作清態向人便是俗酧答衣冠本是俗事其中若有道義交情眞摯不可沒處亦何傷雅又如刺則宜直諷則宜婉然終不如婉之妙譬如淸溪垂釣雖淺亦足得魚大海探珠非深不能獲寶續斷之妙如晴絲裊樹落花點水正於零零碎碎中有全體一氣之妙凡此數者機到便

應若是先下安排便不活不神

詩與其詞勝於意毋寧意勝於詞葢意尚可以生詞詞必不能生意也詩之工拙有先判於字句之前者只是爭箇意思好不好所謂思路亦即行於意中所謂識見亦即寓於意中所謂胸衿亦即見於意中人生惟識見胸次不可勉强當隨其閱歷學問以漸而高至思路則要當下便擴充初借古人詩以引之繼用吾之心以通之博考今人得失以驗之久久自有得力矣近人思路膚淺者有二病一是憚於用心苟且自了一是聞見不廣無所揀擇譬如莊家漢走到縉紳班中所說不過是

耕種話緣他胷中止有一事其識見亦拘於此耳故讀書明理博物洽聞皆所以養吾識而啟吾思者也

格如屋之有間架欲其高竦端正調如樂之有曲欲其圓亮清粹和平流麗句欲鍊如熟絲方可上機字欲琢如嵌寶器皿其珠玉珊翠之屬恰與款竅相當機所以運字句氣所以貫格調若神之一字不離四者亦不滯於四者發於不自覺成於經營布置外但可養不可求可會其妙不可言其所以然讀詩而偶遇之當時存胷中咏哦以覓其趣久久自悟已

造意構篇此是大框廓工夫細密又在鍊句琢字雖近

迹象神明即寓其中於讀詩時細心密詠便見古人氣格從何處生來反照求合隨力所能純熟自長一格價楊戴夏先生有言大家之文賞音者必畧其字句而不知大家之妙正在修詞試讀王唐瞿薛之作其不成句法者有乎其用字不貼者有乎此言葢爲詩家琢句發也夫積字成句一字不穩則全句病故字法宜錬積句成章一句病則全章亦病故句法不可不琢且句之布置起落即是章法非句外另有章也字之平排側注虛實吞吐即成句法非字外另有句也

所謂錬字者非兩合爲一少併成多之類只是字字有

來歷字字相照顧無處不明淨無處不牢固然後托得我意思出藏得我意思住然又須渾成不見斧鑿痕如做塡金嵌寶器皿光彩耀目而以手捫之平滑無礙迹若天成此非料足實是手高

鍊字之法莫妙於換了再看熟字不穩換生字生字不穩亦不妨換熟字雅俗虛實嘵啞吶嗨死生寬緊之類莫不互更迭改務求快心久久習慣久久淹博自然矢不虛發矣

所謂琢句非是故意蹺蹊以爲新穎安於庸腐以爲名理溺於浮艶以爲風流惑於仙佛以爲高曠假借老病

以爲感慨忿口罵世以爲悲壯故意頹放枯瘠以爲老氣必須文從理順之中有洗舊翻新之巧意不盡於句中景已溢於興外刻若却不扭揑平易却不膚淺初仍作意久洊自然務使五七字內穩穿鍥鑄一字搖撼不動增減不得爲度

鍊句之法莫如徐謳勤改其緊要尤在審勢如通體壯麗忽著清淡句不得餘可類推上文氣緊須用緩句上文氣重須用勁句下文向裏則上句放開下句拖濮則上句捲收此皆古人戒法不可離者但不可堆句掩意變句傷氣耳若夫句中分派頭此又隨人筆性學力不

可豫定者也

力與氣缺一不可氣要於接連貫注直行曲行抑揚跌宕處潛心味之忌在餒忌在粗力要於首尾腰脊彼此救應蟠結處細心求之逐句求之則當看其飽綻牢固上下斷續處皆力也忌萎忌猛忌不中節此則杜有兼長逐一辨别勿以似爲眞則幾已

積健爲雄健有兩路實字嵌得穩則腠理健虛字下得穩則筋脉健腠理健則無邪氣瘉入之病筋脉健則無支離漫散之病二者交會之際骨力所從生也久久力大筆輕揮霍中自帶嚴毅充口而出不待做作自然壯

旺是之謂雄雄而平又無鋒稜偪人須益之以悄意刻思用盡經營終歸穩貼柯村有此本領可立意摹之

詩中所用虛實字及典故細細檢點有相礙者相犯者有事不犯而意犯者時時換改務令處處關會互相助勢爲妙又有生新字轉落套平常字恰入情者更宜審之

身既老矣始知詩如人身自頂至踵百骸千竅氣血俱要通暢才有不相入處便成病痛

初下手不要心高只要耑講布置章句使意思透規矩熟千奇百怪俱自此做去

凡做詩先相題之來處去處此卽吾之起結所從生也次搜題之層數與夫內境外境且如一書房內面之陳設是謂內境外面之院落盆景是謂外境既有兩樣卽是層數或由外看進或自內看出卽吾之頸聯腹聯起承轉折章法也我造題我又先看題次運題題缺者補之醜處遮之難處斡旋之然後可以告成篇矣詩之結乃其到頭緊要一著如蠶作繭如樹結菓須以通身氣力赴之○造題製序當法唐人

後生立志學詩須將精神命脈全使上久而有得方是眞會未有藉畧一見便能神解者

初學作詩當刻苦小心竦起脊梁渾身使力到正面上

勿放鬆必嘔心煅煉歸於平淡而後有光芒

詩家雖有能解還要竿頭更進若止拘舊時規模必然

倒退葢中年以後正是緊要關頭

筋力將竭筆勢塌下時再一抖擻更要扛起些去

所讀古人詩要詞雅而意正氣厚而力大使腸胃先無

塵滓然後造語工妙

讀古人書如喫物必擇最佳品味中和者用以自輔若

單啗鰣魚燕窩也能生病偏食橄欖檳榔不可養生爲

我不爲古人古人自當别出一手眼

要學某〻一家此卽我之家常飯毎日要喫然亦須佐以五味菜殽茶湯之類如柰看他家詩是也看一冊子須求有幾處可記幾處可疑訂一紙冊子札記有相知者時〻商之

莫喫一家飯久之便被參養得慣了只看蜂之釀蜜豈止一花

杜詩猝學不得只是熟讀細思久久自有效驗

讀杜詩須看其血脈灌注筋骨相纏虛字實字無一不照顧者

詩人所宜亦論腳味近代名手如吳野人之淸高王無

竟之矜貴鎦子羽之蒼朴謝皆人之瀟灑王美厰之雋冷味同佳菓香茗高流所嗜也吳梅村之綺麗龔孝升之典贍丁葯園之壯采邱柯村之雄才李漁村之組綉譬彼官廚法釀豪士所需也不妨并美無取兩傷是在調劑得中粮合善變而已

學詩無進步當以十九首爲主以嘉州古詩輔之能令人精力凝結筋骨舒泰以此爲律詩自然品高

友人陳對初告我曰詩不必學蘇陸恐格調日下也

集句

造句下字全要多看鈔其佳者於後一山在水次經日

有泉聲自然風韵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曲得人情
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天然曠渺湘妃危立凍蛟背
海月冷挂珊瑚枝奇聳峭拔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
春供老枝蕭散飄逸稚子推窗窺過雁數峯乘隙入西
窗意平語新未緣徇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積淚痕沉鬱
感慨憂虞心似知更雀安穩身如挂角羊屬對巧合魚
龍蟄冷魂難寐鳥鼠山秋語易哀造句現瑋亂山背水
孤城晩獨樹臨關一葉秋地形如畫獨樹一葉此是本
句呼應法嵐氣滿林晴亦雨溪聲近驛夜如秋淹潤輕
淸潮生遠浦孤帆小雨過若厓古木寒森秀壯闊小橋

跨澗村春急老樹吹花埜店香幽秀如畫暮雲松徑僧
歸寺夜雨蓬窗客在船景物移情靑山盡處海門闊紅
日上來天宇低氣色蒼茫潮來估客船歸市月上人家
水浸空肖物曲盡萬里寒山橫積雪半汀衰草隱斜陽
冷而不羨牆壓花枝妨客過泥深苔徑喚人扶自然高
妙壁間寫徧籬花影雲裏崩來水碓聲繪空傳響笑我
無魚謫幸舍憐君有蟹領監州取材恰當風興夢醒巢
松鶴日煖藤牽挂樹猿高逸灑脫寒燈一盞半間屋夕
磬三聲幾箇山興不傷骨耳邊水響停盃看前面灘高
月亂流自然深細右皆得自闇小紀

草細吳門棹烟傷楚澤吟淹雅平曠潮回遠嶼青日鈹
驚濤紫警壯絕倫秋殘羣木老楚迴亂山高骨格殊高
晚樹低分靄春雲淡隔城句中有眼雨深烟寺晚風急
海門秋遒上清蒼人醉斜陽裏鶯啼細雨中人景雙清
沙靜空山雨風香楚岸花天然佳句苔痕雙屐齒花影
半簾鈎襯法工絕夢回芳草遠人去落花多字外含情
松聲寒遶塔竹色午[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靈機林枯千嶂側烟冷
半江昏筆力甚大幽花不礙路僵木自成橋天然佳趣
雨園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深於體物沙淺溪流碧春深
野燒青襘景沉著明月無心上故人何日來思通造化

疎磬雲中樹高簾雪外山刻劃雄沉香烟流遠磬秋色

滿空山遠近俱該旅人輕犯雨里鼓亂撾秋勁中帶媚

秋風連日雨古寺異鄉心入無上乘澄江楓葉老斷岸

菊花低閒冷關心小雨匀溪穀閒花落釣絲文心入微

秋心增夜半雨氣滿孤燈相承乃足殘霞擁樹作秋色

空翠襲衣生暮寒造化在心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啼

鳥落花天風流蘊藉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

初激楚之音花深門徑人稀到簾卷春風燕自來幽細

從容流泉激石常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秀麗無前深

林下馬蒼苔滑埜寺入門秋爽多沉著峭蒨花開春雪

人歸後香滿寒亭月上時咏梅高調容中候曉霜如月
馬上逢春草似烟色相通微千林落日稀人迹一徑疎
鐘散鹿羣淡颯蕭森微風山郭酒帘動細雨江亭燕子
飛小景會心一片晴光孤玉笛千家烟樹亂疎鐘孤亂
字妙幾處啼猿湘水暮一行寒雁洞庭秋借地生姿誰
家園樹青霞外幾樹梧桐白露中側注相承滹沱日落
携孤劍銅雀風高照大旗壯氣歎磚春深馬散桃花外
成老人歸燧火中悲只似舊花光古陽沉樓閣溪色斜
陽照板橋明牆皆遍袖裏怪風藏石子牆邊破寺出桃
花語險意新好山當牖日初上芳草滿園人未歸情在

景中疎燈獨夜聞孤雁明月空山泣子規不堪著想衆壑爭迎雲屐響一牀默坐雨燈深動靜互救紅柿月明茨屋後白頭人出戰場中色澤藏意古墓梨花鴝鴿雨荒原麥穗鶺鴒天物由景變草色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幕動輕寒初春妙景荆門落日巴陵迴衙岳秋風郢樹低颺壯於神一溪曉樹浮灘鵝萬樹春紅叫杜鵑設色鮮明雕戈夜繞千廬衛緹騎秋盤五柞宮作料工細右得自書影

葉小鸞受記語

葉小鸞字瓊章工部郎葉紹袁仲韶女字張氏而殁有

神降於乩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師弟子轉女人身墮
度者攝瓊章魂至瓊願受記泐子爲審戒問曾犯殺戒
否對曰曾犯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蝶衣曾犯
盜否對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犯
淫否對曰曾犯曉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問
曾妄言否曰曾犯自謂前生歡喜地詭云今坐辨才天
綺語否曰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兩
舌否曰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謡曾惡
口否曰曾犯生怕簾開詑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曾犯
貪否曰曾犯經營細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

嗔否曰曾犯怪他道䵶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痴否曰曾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溫李諸公血竭鬚枯矜詫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右毀鈔自明人雜纂取其意巧而詞香爲撰句開一法門

用韻指畧

柴方炳字虎臣家杭州所謂西陵十子也順治間名人所著古韻通援據三百篇暨漢魏六朝詩爲證所以當遵韓柳多用唐韻不載之字近於臆說近來邵子湘韻畧合騷賦碑誌諸韻强作詩韻遂至平上去入混作一

堆若用出必遭詞壇嗤笑至坊刻本子所云某某韵通某
韵轉某韵尤爲粗鄙叶韵惟三百篇離騷間有後來名
家仿效誰能信之
三百篇用韵不與騷賦漢魏同葢古人順口成詩如今
里唱俗謳落脚字易於上口便罷原不能盡合後人法
之彼時念字必不同於今如荷之入麻頭之入魚是也
執沈約韵求叶三百篇不穿鑿必支離文人枉費心思
凡拈韵不可以口頭熟字畧與領韵聲近便道定是一
部按本字真看得是方可下筆勿因興發直寫下去名
人往往有此失况北人音與俗諳者多不合韵如立字

多作去聲似與利同部其實立是入聲卽古詩亦不相通至律詩如東冬庚青元寒刪先等尤不可大意若已刻所失尤多戒之戒之

少陵北征篇韻脚七十以柴氏古韻通繩之通法不錯質物屑正通月曷黠通屑屑通質此旁通也幼時以土音讀之字多不諧心疑古人亦有不檢今始信其謹嚴此柴氏古韻通所以可從北征凡七百字重二日二折皆不能換之字兩卒字音義各別非重倒古人五七言不避重字況長篇耶

學究爲後生評詩有走韻者必詫之笑之鄙爲不入門

若官人名士有走韵多爲回護曰彼所見者多或別有據也否則南方叶法不同也又或云傳寫刻字之訛也其實是膽放手滑自大自恃昧心欺人之甚者耳吾所見非一特記以戒學者當謹律例勿作詞壇話柄